



傳統曆法

入選「非遺」 助研究傳承

前人常說：「不要一本通書讀到老。」所指的「通書」就是曆書，但因為「書」跟「輸」同音，不太吉利，人們就改稱通勝。著名曆法專家蔡伯勵師傅的女兒蔡興華師傅說：「以往家家戶戶都有《通勝》，因為它能幫助人們擇吉日。」但在科學日漸昌明的香港社會，傳統曆法似乎已經過時，直至近年入選非遺後再次引起大眾關注。





蔡氏家族一直負責編纂《通勝》中的曆法部分，那是古人透過觀察晝夜交替和氣候轉變，計算出時間的單位，然後整理廿四節氣，繼而編纂成曆。在非遺項目中，傳統曆法較為抽象、有點「形而上」，與其他表演藝術、社會儀式節慶和傳統手工藝比較，看來更艱深難懂，似乎除了一本《通勝》外，基本上沒有實物可以摸得到、看得見。

記錄自然現象 助農民耕種

不過，對傳統曆法甚有研究的蔡師傅說，曆法沒有想像中那般深奧，它其實是把「上觀於天，下察於地」的結果整合起來。「曆法記載日月星宿和大自然現象，跟西方社會的天文學相似。在古代以務農為主的中國社會，曆法是一種共同遵照的原則，提醒農民甚麼時候播種較好，或者甚麼時候要去收割貯糧（秋收冬藏），幫助他們規劃耕種安排。」

蔡師傅的桌上放了一個長長的大算盤，那是祖父和父親蔡伯勵師傅留下來的。「我最初接觸曆法時，最難學的就是計算日月星宿運行，幸好父親在這方面有心得，遇到不懂的可以隨時發問。以前沒有電腦，要用算盤去計算星宿運行軌道；時至今日，世界各地都有天文書籍可供參考了。」

隨着社會發展，編製曆書的工作有更多工具協助；翻閱曆書的目的，亦不再只是為了耕種。很多人對曆書載列的吉凶宜忌感興趣，甚至有人依靠它作大大小小的決定。不過，蔡師傅說，與其單純地按照曆書行事，不如做好本分。

社工出身 關心客人需要

「按照曆書擇吉避凶，都是為了求健康、平安，與人相處更融洽，做事更順利。我認為這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，但不能說擇了吉日，或改了吉利的名字，就保證一生順遂。例如有客人找我替兒女命名，我也會趁機會講一些父母應有的教養態度和責任。」

以曆法作為切入點去講做人道理，這或許跟蔡師傅的本科有點關係。她念社工出身，曾服務在夜校工讀的在職婦女。當時，蔡師傅日間要在辦公室處理行政事務，晚上就外出跟服務對象傾談，了解她們的需要。八十年代初結婚後，蔡師傅因為想照顧家庭，難以再經常在晚上工作，於是改為鑽研曆法，幫忙家族事業。

「兩者都是面對人的工作，同樣要以人為本，仔細聆聽對方的話，才可以給予最適合的服務。」蔡師傅以自己目前的工作為例，指出「各處鄉村各處例」，她必須事先跟客人好好溝通，確保不會觸犯禁忌。





多辦講座 積極推廣曆法

談起曆法，總有人覺得它是古老東西。蔡師傅承認，擔心過無人願意去學習這傳統，但自從2014年它被列為非遺項目後，她發現情況有了明顯分別。「以往跟別人提起曆法，他們可能會說『那是祖父輩才懂的東西吧』；現在別人的反應是：『噢，原來你也懂得非遺文化』。」她笑着說。

為了推廣傳統曆法，蔡師傅經常出席不同團體舉辦的講座，積極介紹；而她亦樂見大眾的興趣提升了。

「曆法未被列入非遺之前，只有較年長或從事古文化研究的人才理會它。自從被列入非遺項目之後，更多人有興趣參與研究傳統曆法。全職也好，副業也好，只要有人繼續研究，就可以把傳統曆法裡蒙塵、還未清晰的地方揭開——就像考古學那樣，間中在陵墓掘出一塊骨，就會有人研究它的歷史，自然能把當中的內容傳承下去。」蔡師傅說。

傳統文化之所以能保存下來，原因之一是它能跟當下的人建立關係，但願這種關係永遠保持，讓悠久的文化遺產傳承下去。